

明代宦官教育補考——以內書堂為中心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梁紹傑

(論文提要)

明代宦官知識化問題，向為研究明代政治史的學者所關注。本文擬就筆者近年來留意到的一些材料，綴合三題，冀於前人所論，稍事補苴。

一、明代內府宦官教育的演變

歷來相沿的明太祖禁內官讀書識字的說法，並實並沒有直接可靠的文獻根據，洪武年間內官機構的設置情況，倒反過來可以說明當時的宦官不僅識字通文墨，而且還必須具有相當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對此，黃彰健、歐陽琛、樂成顯、方志遠等前輩，已有考論。隨着長期以來未為明史研究者充分利用的明代宦官墓誌拓本的整理出版，和新近明代宦官墓誌的出土，大量直接的材料說明，自洪武以來，明朝的君主為了實行專制統治，已經刻意培育內侍，使其勝任逐步構建起來的、與外朝平衡的內府組織的工作。永樂年間對軍前奄的培育，仁、宣時期內書館的確立，以及相傳由王振於正統初年創設的內書堂，都祇不過是一脈相承的發展。筆者認為黃瑜《雙槐歲鈔》「內府教書」條所記明代內府宦官教育的演變，最為詳明，可惜過去因為佐證材料的不足，致未能充份認識其中的一些細節，筆者擬對此稍作說明，並本此而勾勒出明代內府宦官教育的演變軌跡。

二、內書堂教學

關於明代內府內書堂的教學情形，以往的研究，主要根據劉若愚《酌中志》的記述作說明。劉若愚對萬曆以還內府情況的記述，固多得自其親身經歷和內府中前輩故老較可靠的傳聞，較為真切可信，然畢竟是一人之記述，閱讀時固當抱審慎的存疑態度。今試參以曾任教內書堂的陸深、嚴嵩、徐顯卿等人的記述，輔以詞林文獻及明代宦官墓誌中的零碎材料，對明代中後期內府內書堂諸如學員的簡選及出路、教習者的簡選及入教經歷，以至課業內容，略道其概。由於文獻零碎的局限，所述容有詳略不一。

三、明代士大夫對內府宦官教育的態度

明中葉起，士大夫對內府宦官教育的關注程度有所增加，且態度傾向務實。不少士大夫都認識到內、外朝雙軌運作的政治模式既已確立，宦官與君主的關係密切，其對君主的性格及施政有不容勿視的影響，故開始重視內府宦官教育問題，且態度頗為積極。本文將以何瑋、唐樞、王畿、張元忭等人有關這方面的言論為中心，予以析論。